

身边的榜样

济南市第二届“ 责任市民 ”评选

主办：济南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 齐鲁晚报

协办：安利（中国）日用品有限公司

10年来，他在寻访济南的记忆

文物爱好者黄鹏：最先发现莲花洞佛头被盗

●人物简介:黄鹏,37岁,济南文物保护志愿者

●推荐理由:10年,民间文物保护志愿者黄鹏走了济南周边500多个村庄,找寻那些散落的古碑刻、古村落、古建筑,为它们做记录。古迹消亡的速度越来越快,他期待政府和更多的人能加入保护的行列。

本报记者 孟燕 实习生 陈浩丽 王喆昱



黄鹏的地图上,去过的村庄都用圈标出来了,密密麻麻。
本报记者 孟燕 摄

寻找古迹,10年走了500多个村庄

黄鹏的爱好与众不同,他最爱那些古老有沧桑感的文物古迹,这和他公务员的工作似乎有些不搭边。“这个爱好支撑我走了10年,几乎走遍了济南周边的每一个乡村。”17日,黄鹏拿出随身携带的一张济南地图,他去过的村庄就用笔画个圈,上面已经密密麻麻。“没有细数过,怎么也得有500多个了,5年我的车里程就到14万了。”

2002年,黄鹏买了第一部数码相机,因为热爱泉水,他拍摄了600多个散落于村落和深山的泉水。有些泉水旁有古庙相伴,他开始对文物古迹着迷,那些老民居、老建筑、老祠堂、老泉井、石刻造像、碑刻题记似乎有一种魔力在呼唤着他。

2008年,他开始转向碑刻,并在朋友的提醒下保存整理资料。“见了就拍下来,整理了4000多块碑刻,有100万字资料。”黄鹏强调,那些掩藏在村落里的普通碑刻,它们能为地名沿革、名人官职变化等方面提供重要依据,有时甚至可以弥补地方志遗漏。

平时要上班,他只能用周末或节假日出去。黄鹏需要前一天做计划,第二天出门。通常早上天不亮就出门,一双运动鞋、一部相机,还有一根拐杖打狗用。“别看我个子高,但出去考察一天不吃饭都感觉不到饿。”考察过程中,他曾遇到过5只狼狗追赶,慌不择路差点栽下悬崖,有一次跌断韧带不得不卧床在家。

历史变迁,史料记载中的地

方找不到也是常事,有时候跋山涉水数十公里,却一无所获。“一个人在荒山野岭,什么也找不到确实很失落。”黄鹏说,但是无意中也发现了不少古建筑,像张夏镇某村的单体造像、团山造像,济南唯一一座十字架穿心阁以及元代古碑残块。

“一些碑刻前两年去还有,现在就没了;还有些几年前能看清楚,现在就看不出字来了。”这段时间,黄鹏正忙于校对他的新书《新修济南金石志》,这部近一百万字的志书作品凝结了他十年的心血,而上次对济南金石的收录和编纂要追溯到道光年间冯云鹗的《济南金石志》。“已经是第三次校对了,希望能少些错误。”

最先发现莲花洞佛头被盗,痛心古迹消失快

2012年济南长清五峰山莲花洞佛头遭窃就是黄鹏最先发现的。“2003年我曾去考察过莲花洞,2012年又去一次。”黄鹏说,当时他发现之前被水泥封着的洞口被打开了,当时只是好奇地往里面看了看,因为莲花洞1996年曾被盗过一次。“回家后和之前的照片对比,才发现情况不对,两尊佛头丢了!”经过落实后,黄鹏报了警。

通过媒体报道,30天后警方

就追回了被盗佛头。“由于位置偏僻缺少资金和人员管理,野外文物的现状堪忧,有些文物一夜之间就被盗走了。”黄鹏一声叹息。

黄鹏对古老文物古迹的消亡感到惋惜,市区的老街巷都是成片拆迁,像之前的卫巷、高都司巷、宽厚所街等,短时间内就没了,变成了高楼大厦。“没了就是没了!”黄鹏强调,这些古迹都从不同方面反映着济南的历史,像下井村2004年去的时候还有不少

碑刻,等到2010年就都建成了商品房。

现在他们有一群致力于文物保护的志同道合的朋友,他们在一起组成了“济南人文历史圈”,现在不到20个人。“我是最年轻的,年轻人很少。文物保护得耐得住寂寞,一个字一个字地考证,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。”黄鹏坦言,个人的力量有限,希望政府部门和普通市民都能加入文物保护的行列中。

为捐献干细胞放弃蜜月旅行

80后阳光小伙张辉：能帮助别人，我很高兴

●人物简介:张辉,男,26岁

●推荐理由:他是一名普通的80后男孩,与人交谈过程中甚至还会带着羞涩;可他又是济南市的名人,一切只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加入中华骨髓库,接到了配型成功的通知后,他放弃了早就规划好的欧洲蜜月旅行,为与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“大哥”捐献造血干细胞,他因此被称为“济南最美新郎官”“泉城青春榜样”。

本报记者 王倩



工作中的张辉 本报记者 王倩 摄

80后小伙 捐献造血干细胞

在济南市房产测绘院见到张辉时,这名80后的小伙子脸上还带着羞涩。虽然他接触了多名记者,但每次正式、非正式的采访总让他感觉有点不自在。

“说起来,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张辉用手挠了挠头,事情还得从2012年3月份说起,当时他与单位同事一起无偿献血时加入了中华骨髓库,10月份,他就接到了红会打来的电话,告诉他骨髓配对成功,他可以捐献造血干细胞。

出生于1987年的小伙子当时并不了解捐献造血干细胞意味着什么,但他还是毫不犹豫答应了下来,“我一开始以为是要从腰部抽取骨髓,得很疼,心里也害怕。回到家,我赶紧上网查询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相关知识,才明白是进行抽血分离,这时我心里才放松了一些。”

接下来就是说服家人,但无论如何,父母就是不同意,“你大了,我们不管,但是不能拿着下一代做赌注。”在咨询了很多医生以及朋友后,张辉也找来父母一起听取专家的说法。看到儿子如此坚决,年近的父母无奈地答应了下来。

为捐干细胞 他放弃蜜月旅行

早在今年年初,张辉小两口

的婚礼就确定在了今年5月份,蜜月旅行定在了普吉岛。

3月底,正在筹备婚礼的张辉再次接到了红会的电话,称患者的情况非常不好,准备在5月份进行配型手术。可这个时间正好与张辉婚礼的日子冲突,但张辉还是决定答应下来,“大不了不去普吉岛了,以后有的是机会。”张辉的妻子很理解,也很支持丈夫的决定。

2013年5月1日,一个让张辉永远难忘的日子,这一天,他迎娶了相恋多年的女友。而2013年5月15日,也注定是张辉铭记一生的日子,他在这一天为远方的陌生“亲人”捐献了造血干细胞。

“捐献之前需要提前一周打动员剂,打上之后,身体很不舒服,而且免疫力差,我没办法只能呆在家里。躺在病床上,看到大粗针管,心里也很害怕。”张辉说,从早上8点钟到12点钟4个小时时间内,400毫升造血干细胞捐献完毕。新婚仅十多天的妻子一直陪在病床边。

到了第二天,张辉又接到电话,由于受捐助方的身材微胖,可能还需要采取150毫升造血干细胞。没有任何怨言,张辉又躺在了那张让他恐惧的病床上。

“能帮助别人 我很高兴”

虽然是一名男子汉,可张辉坦言,平时打针什么的,心里还是会有一些害怕,最终能支撑他完

成造血干细胞捐献的是心里的那份人性和责任心,在这个时候,他有义务去帮助帮人。

“作为普通人,我能帮助别人的机会不多,尤其是能救别人的命,更是微乎其微。能帮助别人,我很高兴。”张辉在接受采访时,总是重复这句话。

直到现在,张辉只知道被救者是一名33岁的男性,浙江人,在上海一家医院做的手术,其它信息就不知道了。交谈过程中,张辉还给记者展示了一封来信,这是由红会转交来的被救助者写的一封信。

“……你我无缘,我又多了一位小我7岁的山东弟弟……缘起缘续,待康复后让我们继续这段缘分,让爱和温暖延续。谢谢您,兄弟!握你的手!一个承蒙大爱的兄弟。”每次读到大哥来信中的一字一句,张辉心里总是暖暖的。

从此,除了生身父母及亲人,张辉心中又多了一份牵挂。按照相关规定,造血干细胞捐献双方,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,受捐助方康复之后,红会可以安排见面。每次想到这里,张辉心里总是充满了期待,“说实话,很想见一面。”张辉说,见面并不是为了获得感谢,而是想看看身上跟自己留着同样血的大哥,想见见这名与他非亲缘但又有着“血缘关系”的兄弟。

每次与记者谈话的最后,张辉总会有一个请求,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宣传捐献造血干细胞本身,而不是他个人。